◇金国泉专栏·雷池著录

雷池人的神秘香火

我常常想，遗址一定是一个地方的香火与文脉。它既是我们先人生活的结晶，也是先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藏，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读给我们听、敞开让我们看的、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存过往。那些民居、村落、都城、宫殿、官署、寺庙、作坊、遗迹、遗骸、遗物等等，哪一处不是对我们精神的充实，不是我们获取力量的源泉？甚至它就是我们生活的自信。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这些遗迹大都湮没、埋藏在地下，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层和脉络，少数在地面上，残存一些高台殿基，残垣断壁又支离破碎地卧躺着，似在等待后人、映照后人，也在抚摸后人。

望江，地理面积不大，皖之西南，一处古军事要塞，大雷戍所在地，只要你心有足够的虔诚，你会感到这里的每一把泥土就是文物，都是万里长江文明中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和古皖文化在此的交融交汇，每一滴水都是雷池先人的智慧，每一块瓦砾就有沉重的历史附着其上，像叶片上的露珠，晶莹剔透。

据统计，望江县千余平方公里范围内共有大小遗址遗迹包括汪洋遗址、黄家堰遗址、汪家山遗址、南庙遗址、戴家墩遗址、枫岭庵遗址、狮子林遗址等达四十八处，古墓葬十八处，古建筑八处（包括古塔、书院、祠堂、寺庙等）古寨址、城址五处，古井址六处，其中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

我没从事过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所以我说的可能不妥，但作为一个文化人，我感到，一个水乡泽国，泥沙冲积之所，如此众多遗址、寨址、城址、墓葬，不算奇特，也算罕见。有关史料称，在三国两晋时，兵燹不断，灾难频仍，雷池之地土著不过三千。一个县域，人口稀少，且不是黄河流入的中原文明地带，算不得严格意义中的“宅兹中国”版权之上，不是蛮荒也有蛮荒的意味了。但古雷池仍然烟火气十足，我们的祖先仍然在这里坚强地生活并生存着。我们今人仍然躺在他们的怀抱中享受着阳光雨露。

汪洋遗址也称汪洋庙遗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考古学报》撰文《望江汪洋庙新石器时代遗址》便是证明）。从汪洋遗址看，坐落于赛口镇汪洋村，距县城东北三十五公里。面积约四万平方米。1978年秋发现，1980、1981、1982年进行三次发掘，共揭露面积近九百平方米，清理灰坑、窑穴十四个，墓室两座，出土器物一百五十余件，主要是陶器、石器。其中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镞、石铲、石凿；生活用具有鼎、豆、壶、罐，还有陶网、陶球纺轮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多。遗址文化层约二至五米。遗址年代距今约六千年前后。从出土器物看，该遗址出土的器物群特征早于古南岳地区薛家岗文化早期，成为薛家岗文化分期或源流研究，以及构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分期框架的重要资料。

与汪洋遗址毗邻的是汪家山遗址。它坐落于赛口镇龙寺村，距县城东北三十二公里。面积约两万平方米。1982年发现。遗址文化层约二至三米，采集器物有残陶豆、鼎、壶以及残石斧、锛、铲等。陶器多为轮制，夹砂红陶较多。纹饰以弦纹、附加堆纹为主。遗址保存比较完好。

南庙遗址坐落太慈镇原沈冲乡拦河西北岸，距县城东十五公里。面积两万平方米。1980年发现。文化堆积层约二至四米，采集有磨光的石锛、石镞、石斧以及夹砂红陶扁形鼎足和弦纹、素面的红褐陶片。

大约所有遗址的发现及其发掘都是今人生活与古人生活的一种不期而遇，一块碎片的捡拾，一棵杂草的铲除，一口水井的挖掘，可能触痛了我们的祖先，也可能与我们的祖先的铲子碰撞后生出了火花。

黄家堰遗址就是其中一例。其位于长岭镇黄家堰村，处武昌湖尾稍远处，面积超过五万平方米。1997年发掘，有墓葬五十六座、灰坑三十六个。文化遗存涵盖古南岳薛家岗文化早、晚期，是皖西南地区延续时间较为完整的墓地之一，距今约六千年上下。墓葬密集分布于遗址北区，均为竖穴土坑墓，少数有二层台。绝大多数墓葬头向东北。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有极少的二次葬。墓填土中含有大量朱砂，有的用小鹅卵石堆塑成鸟形图案。随葬品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以陶器居多，还有猪下颌骨，多摆放在墓主的头部和胸部。陶器以夹砂灰、黑陶为主，常见纹饰有弦纹、锥刺纹、戳印纹、波浪纹、堆纹、窝纹和镂孔等。常见器形有鼎、豆、壶、杯、罐、碗、钵、鬶、盂、器盖和大口尊。石器有斧、锛、刀等，玉器有璜、管、玦、簪和少量钺，质地多为阳起石、透闪石、石英、玛瑙。

“古人不知今时月”，其实，我们对古时的月亮也同样知之甚少。我们虽然在不断地挖掘中打捞，尽管不计其数，但仍然是挂一漏万，冰山一角。

我们因此一直仰望着，在仰望中前行，在仰望中感受我们的祖先升起的缕缕炊烟。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信笔扬尘

中文系老师

张　叶

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读了这一段，单凭想象，便能勾勒出陈先生的大致模样，除了那份智者的沉着冷静，必然少不了多年书卷熏陶滋养的文人气质：深邃、清醒、正气，谦和且有趣。这便是“中文系老师”给我的印象。

所以，早些年人们都笑称“中文系的学生往那儿一站，就是一首诗”，我深以为然。当然，这些“诗”的老师，更是“诗中诗”“诗上诗”。我大学读的医学专业，毗邻师范大学，傍晚同学们进进出出散步游玩，中间流传着一个公认的说法：通过女生们的衣服，能精准判断哪个是中医学院的，哪个是外语学院的，哪个是师大中文系的……和同学们打了几次赌，居然屡试不爽，但凡长裙飘逸，秀发及腰，眉宇沉静若有所思的，多半是中文系的姑娘；而那些慈眉善目、毫无凌厉之色的长者，多数是中文系的老师。我这个医学生，对中文系一直有着“非分之想”，特别想融入那些“诗”里，偷窥个一鳞半爪，便好似得到了天大的便宜。于是数不清多少个下午，我冒充师大的学生，去蹭听中文系的课。我记得季羡林也是极喜欢蹭课的，还在冰心的课堂上被赶出来，使他悻悻然又无可奈何。中文系的课听多了，有时候都忘了自己是隔壁学校的医学生，于是我的笔记非常奇怪——我的《解剖学》笔记里，前半部分是规规矩矩的人体骨骼、神经分布、肝血窦，图画得一丝不苟，渐渐地就要旁逸斜出“大学语文”的味道，标配小花、格言、古文、莎士比亚……

见到了几位风格不同的中文系老师，最大的收获便是开心。比如一位身材矮小的秦老师，他讲课喜欢手脚并用，仿佛自己化为了文中角色，兰花指捏着粉笔常常忘乎所以，一堂课下来，他便满脸粉笔灰，自己却浑然不觉。课讲得生动，同学们都听得陶醉，课堂自然安静又流动着快乐的气氛。我当时就想，所谓“人格的魅力”，应该就是这样的先生：可以不高大英俊，却能用学识和授课风格将学生牢牢抓住，令人又敬又爱。

很多倾情热爱教育事业的老师，会和学生建立家人般的感情。在《四海文心》一书中，北大中文系教授张辉曾这样回忆他的中文老师乐黛云：“平时我来拜访乐老师，很少提前预约。”而乐老师也笑着说：“对，门都不用敲。”

同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邵燕君，采访前辈谢冕时送给他一句话：“我觉得您的生命状态就是诗的状态。”谢老对待学生秉持“放养”态度，宽容、尊重、信任，愿意带领学生“做个可爱的人”。

“中文系老师”何止是诗啊，更是一部“好看”的书。

山村秋晨　李昊天　摄

◇人间小景

秋风里的茶约

耿艳莉

风渐凉的时候，姥爷有两件大事要忙。第一件就是制作菊花茶。姥爷很仔细地摘下院子里东南角上种着的一大片菊花，认认真真地清洗、晾晒、烘焙，这其中的每一道工序都严密地把握好时间、火候。姥爷说，多一秒少一秒，煮出来的菊花茶味道都不对。

菊花茶是要待贵客的，不能怠慢。贵客是胡三爷。

姥爷要忙的第二件大事也是和胡三爷有关。我在姥姥家的那几年，姥爷已经退休了，记忆中每天一吃完早饭，姥爷就会急着到镇子东边的月亮河边迎接胡三爷。

其实，姥爷根本不知道胡三爷哪天会来，但他总要固执地去迎。胡三爷也从来不会失约，秋风一起，他便划着一叶小舟，载着一船秋风，顺着月亮河，飘飘摇摇，一两个钟头，就到了月亮河的最北端，姥爷家所在的镇子。

胡三爷的家在月亮河最南端的镇上，那是一个大镇，横横竖竖，网格一样错综复杂着几条热闹的长街，每天都有集市，汇聚着南北东西的人。那年，姥爷用小船载着十来只小猪去胡三爷的镇子赶集。不料，刚进镇子，还有一段路就要靠岸了，却起了一阵狂风，吹得姥爷睁不开爷，那一段水深，水流又急，船底不知怎么竟触上了一块暗石，小船嘭一下翻了。

十来只小猪在水里扑腾，嗷嗷叫着。姥爷拼命划着水，去救小猪。从小在水边长大，可姥爷并不熟水性，甚至有点怕水。若不是被生活逼急了，他根本不会架着小船到这么远的镇子，仅仅听说在这里，小猪们能多换一些钱。这一点打动了他，新学期读书的费用就不愁了。

岸上一个络腮胡子的大汉一边吼骂着要不要命了，一边迅速地跳进河里救姥爷上岸。姥爷却拼命挣扎着要到河里救他的小猪，络腮大汉气得一脚把瘦小的姥爷踹坐在地。他又跳下河，把小猪都救上岸。

络腮胡子大汉就是胡三爷，是镇上的首富，豪爽侠气，小名胡三，但镇上的人都敬称他胡三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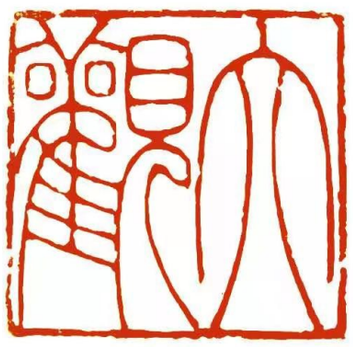
姥爷和胡三爷就是从那时候结识的，那时的姥爷还是在县城师范读书的学生。胡三爷平生最尊重读书人，和姥爷一见如故，他比姥爷大十五六岁，却和姥爷称兄道弟。

胡三爷出双倍的价钱买下湿漉漉的小猪，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姥爷教他识几个字。胡三爷这样做，姥爷就能心安理得接受他的仗义相助。姥爷在县城读书的时候，胡三爷隔长不短地就去看望姥爷，说是想多识得几个字，其实每次去都给姥爷带来一堆吃食。后来，姥爷师范毕业，也得益于胡三爷的人脉广，留在了县城工作。

胡三爷于姥爷来说，是人生路上的贵人、恩人。姥爷则是胡三爷茫茫人海里的知己。人这一辈子，能遇上一个说得上话的人，其实很不容易。胡三爷生意人，豪侠粗放亦有生意人的精明。姥爷，一介书生，木讷耿直中也有细致。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类的人，却成了伯牙钟子期式的知音。

姥爷家贫寒，而贫寒人家也有简单的快乐。他能把乡野间最司空见惯的植物菊花制成别有一番清味的茶叶。胡三爷最喜欢喝菊花茶，每年踏舟而来赴这一场茶约，是最好的清宁剂。胡三爷家大业大，整天缠在一堆事务中，焦头烂额。这一天，是他一年里最平和的时刻，静静地坐在姥爷家简陋朴素的院子里，身外的事情都和他无关了，秋风飒飒，人生须尽欢，一杯又一杯，一壶接着一壶。直到天上升起了一轮新月，他才摇摇晃晃地划着小船沿着月亮河返回。

姥爷70岁以后，很多事都忘了，很多人都不记得了，唯独记得和胡三爷秋风里的茶约。姥爷依然颤颤巍巍地制作菊花茶，颤颤巍巍地到月亮河边迎接胡三爷。可是，再也没有饮客踏舟来，胡三爷早已不在很多年了，当年的那轮明月还在静静地倾洒着清辉。



◇山河故人

致余文华先生

魏振强

文华先生：

8月23日我赶到池州，夜里几乎没睡，次日，起得很早。站在宾馆19楼的窗子前，向东有烟波浩渺的平天湖，向西有一栋隐没在高楼背后的6层小楼。那是一栋凝聚你巨大心血的办公楼，我和你共同待过6年，对其中的一草一木、每一间办公室都非常熟悉，如今它已成了其他单位的办公地，鲜红的“池州日报社”牌子已被卸下。

2001年我考进池州日报社时曾在报社原来的老楼上住过一年多，简直是“贫民窟”啊，楼板吱呀作响，墙壁上的石灰不停掉落，同事小余把石灰和土块挥扫到墙角，从不清理，慢慢聚积成一小堆，所幸没被你看到，不然你肯定会大骂一顿。之前的池州日报社穷酸，矛盾不断。1996年还是1997年，你奉命调进池州日报，开始大刀阔斧，先是在荒僻的城郊盖了一栋楼，虽然谈不上宏伟，但在安徽当时的地市报中算是很不错的办公楼，接着从各县区宣口调进一批年轻业务骨干，又对业务和经营制度进行改革，将一张黑白小报改成彩版大报。其间你和不少老员工发生过激烈冲突，从不让步。很快，池州日报社脱胎换骨，不仅在全省新闻评比中斩获众多一等奖，经营收入也大幅增长。你看到新鲜力量的作用，又开始招兵买马，我才有机会进入报社。一两年之后，报社给每位记者配发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这在当时的安徽新闻界是一件很招人感慨的事，已故省报驻池州记者站站长潘峰就曾多次跟我说过他的“严重”羡慕。有意思的是，你要求每位记者外出采访都要携带笔记本电脑，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秀”一下单位的“硬通货”。那家伙很沉，带着很麻烦，我们都有微辞，但没人敢违反你的指令。小余把电脑背来背去，有一天被偷了去，吓得不轻，悄悄对我说：“千万别让老余知道了。”为掩人耳目，他在电脑包里放了块砖头，每天照常拎来拎去。

小余躲过了你的骂，但我没躲过。2003年非典，我在教育周刊上针对高考搞了一次策划。教育周刊办得迟，影响力远小于九华周末和财经周刊，姜宏豹主任和我，还有新同事小刘都暗暗使劲。那期的策划我本很得意，但没料在职工大会上被你狠狠批评一顿，虽然没点名，但谁都知道你在骂我。会后，我冲进你的办公室，狠狠拍你的桌子，茶杯滚翻，茶水泼了一地，我被别人拉走，出门时，你对着我的后背骂了一句：“还当过教师！就是个流氓！”我又折转身来，和你争吵……我至今没觉得那次策划有任何问题，当然也没觉得你的观点有错，我站在部门的角度，你站在全局的角度，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面貌自然不同。我说这件事，是因为此后你并没拿我当“流氓”，不久就提拔我做副主任，在有外人的场合，多次赞扬我。这几十年，我先后在四家单位工作过，见过很多领导，像你这样有胸怀的领导确实不多。

那几年，很多同事花气力琢磨报道的题材、版面的美化，这张小小的地市报刊发的新闻被很多重量级的媒体转发，多次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在这种积极的氛围中，我和同事们不辞辛苦，坐客车、三轮车、拖拉机，甚至靠两条腿进到僻远的山村采访。我写了一个东至小女孩即将因贫困失学的事，市委主要领导买来书包和本子，并亲笔签名，让秘书送到报社。你后来又带着我去看望小女孩与她的外公、外婆，一路上虽没有表扬我，但你用行动做了表达。这样的心领神会当然会成为力量。我每天早晨起床后会在报社的楼顶跑步、唱歌、读英语、背古典诗文，再眺望远方，田野开阔、浩荡又昂扬，我慵懒的身体开始苏醒、打开。

于我而言，于多数同事而言，那是一段珍贵而美好的时光。作为一名职工，我勤勉，有尊严感、荣誉感。作为领导，你喜欢跟同事们闲聊，说到高兴处，朗声大笑，嘴角上扬，心底的自信和骄傲汩汩而出。

一个晚上，天已漆黑，我走出单位大门，你正好看到我，问我怎么还没走，我说有个朋友要来，等他吃饭，你马上说：“我来请，让你在朋友跟前有面子。”我也没客气，和你去了隔壁的小饭馆。朋友带来几个人，其中一人一手抱着宠物犬，一手夹菜，那只狗双腿爬上桌子，后来又跑下地，不停地叫，狗的主人大快朵颐，我的心里涨满愧意，而你却像没事一样，热情照顾客人。

不难想象，你离开报社一定是怀着深深的遗憾。我在离开池州日报社之后，见过你几次，你每次都说，要是你还在报社，绝对不会放我走。我理解你对我的珍惜和肯定。一位领导对下属的这份珍惜之情多么稀罕；一名下属能得到这份珍惜，多么有幸。有一次，你听说我到了池州，一大早赶到宾馆，居然带来两斤茶叶，和我说了几句话，就匆匆赶去上班。你走后，我的心里翻江倒海：我如果是领导，能对曾经的下属这样吗？

得知你罹病，我和亦已离开池州日报社的小余相约一道去看你，头天晚上就赶到池州，第二天一大早大雨滂沱，你正在长江路上的一家店铺吃早点，朋友老陆驾车带我去找你，谈到病情，你说了八个字：“坦然面对，积极治疗。”我很开心，这才是我心目中的余总啊，有智慧，很男人。

那一次，我是特地去看你的，但我没有跟你说。这一次，我也是特地去看你的，你再也不会知道了。我曾多次邀请你来安庆，要带你去乡下转转、吃吃土菜，你每次都说好，但从来没来过。你看到我发了文章、出了书，夸我是“江北才子”，我说，余总，哪有我这么又老又丑的才子？你哈哈大笑。8月22日，前同事小刘给我信息，告诉你病逝的消息，我难过极了，当即决定要去你家祭拜。我得到过你的关爱、呵护，我没忘，不会忘。你给予我的不光是你的爱惜、爱护，最重要的是，你让我体验到职业的尊严和荣耀。

文华先生：

池州是我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我对她很有感情。我在那里努力、自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的带动和激发。在我看来，能激发下属的潜力，并让他在工作中体验到获得感和荣誉感，这是领导最大的魅力。这一点，我没曾和你说过，你再也不会知道了。